

晉

書

斟

注

晉書附注卷七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禕之 坦之 子愷 愉 國寶 忱 愉子綏 承族子嶠 袁悅 祖台之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二 中曰渾晉錄尚書事京陵元侯

生湛字處沖案表以湛爲渾之子誤也

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

御覽三百六十一

七引王湛別傳

龍頸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

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

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墮然有公輔

之望兄子濟輕之

世說賞譽篇上曰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

溫而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

已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

中不佳時脫復看耳

世說賞譽篇上注鄧粲晉紀曰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暫看不湛

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

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

奇趣皆濟所未聞也

世說賞譽篇上曰後聊試問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

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注引鄧粲晉紀作濟所未聞歎不能測

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

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

世說賞譽篇上慄然作慄然心形俱

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

世說賞譽篇上作濟雖儻爽自視缺然乃

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

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

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御覽五百十二引臧榮緒晉書

姿容作姿形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

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世說賞譽篇上注引鄧粲晉紀作濟性好馬而

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

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

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世說賞譽

篇上注鄧粲晉紀曰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

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

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蹄而督郵馬如常

濟益歎異

世說賞譽篇上作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

叔乃濟以上人也

世說賞譽篇上曰既還渾問濟何以

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

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謂

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

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

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

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厯秦王文學太子洗

馬尚書郎

書鈔六十王湛別傳云湛爲尚書郎外望簡捷若有遺漏然事要機會輒大小之間無所

不辨明臺閣益歸重之

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

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

世說言語篇注王中郎傳曰承清淡平遠又政

事篇注名士傳曰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御覽二百四十九引晉中興書作少而冲淡

言理辨物

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

世說品藻篇注引江左名士傳作不爲辭費

有識

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

陽樂廣焉

世說品藻篇曰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注江

左名士傳曰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

永孟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

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

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

世說政事篇注引名士傳作遷東海內史御覽二百四十九引晉中興書亦作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晉中興書作雅相敬重

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

言

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晉中興書諷味作諷咏

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

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書鈔六十九引王隱晉書作人倫師表世說賞譽篇下日或曰王趙

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

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

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尙清淨不爲

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圓與

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

故

世說政事篇作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

荅曰從師受書

世說政事篇書下有還字

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世說政事

篇作恐非致理之本

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

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

世說政事篇注引名士傳作道路寇盜人懷憂

懼

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

世說政事篇注引名士傳夷作怡

雖家人近

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

我始欲愁矣

類聚三十五郭子曰王東海過江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及

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重

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

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

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和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

不及孫孫不及

元作如

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



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

世說賞譽篇下注晉

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

羣英紛紛俊又交馳述獨蔑然晉不慕羨由是名譽久

蘊又注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筆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

爲有識所重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太原王錄曰素清

介少襲父爵年三十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

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

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

書鈔六十八語林云丞相

以記室辟之世說品藻篇曰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

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

處故當不如爾札襍曰語林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

辟之既見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案戶令癡瘧侏儒屢

折一肢癡如此之類皆爲癡疾覆謂癡嘗見導每發言

爲癡疾之一人謂藍田癡故有癡稱

世說賞譽篇下

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

作述於未坐曰人非堯舜何

得每事盡善

世說賞譽篇下人作主每事作事事

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

懷祖清貞簡貴

世說言語篇注王郎中傳曰述清貞簡正少

所推

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

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

竝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

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

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

是

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

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

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

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稽力

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沂流數千供繼  
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  
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  
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  
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闐闐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  
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  
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  
項之資周惡檠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厯觀  
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  
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

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  
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  
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  
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莅政清肅終日無事  
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  
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  
出門餘無所諱御覽五百六十二語林曰王藍田作會稽外請諱荅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  
無復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書鈔五十九徐廣晉紀曰王述不拜中書  
監患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  
脚疾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

侍尚書令

書鈔五十九徐廣晉紀日就拜尚書令於府攝事

將軍如故述每受

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

世說方正篇注述別傳日述嘗以爲人之

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應辭便當回執其真正不踰皆此類

以至是子坦之諫

以爲故事應讓述日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

讓自美事耳

世說方正篇日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交度日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

闕述日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

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

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

世說方正篇抱置作抱著

坦之因言温

意述大怒遽排下日汝竟癡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

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

世說方正篇作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文與之

文帝還報曰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

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

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興書

作述之爲宛陵令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

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忠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

耳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

潔絕倫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興書作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祿賜皆散之親故宅

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

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

以屐齒踏之世說忿指篇踏作踐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

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

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

稱之

世說忿捐篇曰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

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太和二年以

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

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

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

其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

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

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

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

隋志有尚書僕射王述集入卷案本傳不載此官

謚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世說假謫篇曰王文度弟阿智注阿智王度之小字

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恆案本傳惟載坦之及禕之未審虔之爲禕之弟抑禕之

兄之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

世說言語篇注王中郎傳曰坦之器

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品藻篇

注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時人爲

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世說賞譽篇下曰諺

云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注續晉陽秋曰

時人爲一代盛譽者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

文度盛德日

新郗嘉賓 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尙

書郎

世說方正篇注曰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爲尙書郎中可作諸王佐邪

此知郎官寒 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

素之品也 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

詞林四百五十七伏滔撰碑銘作大將軍按簡文先爲撫軍將軍後爲大將軍坦之爲掾疑在簡文爲大將軍

時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

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

文館詞林四百

五十七伏滔撰碑銘作拜侍中領左衛將軍案碑銘不言襲父之爵從略襲父爵時卒士韓

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

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

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

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

儒教頗尙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

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

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

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徇教者眾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遠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禠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

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眾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元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積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駮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

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元無今字

昔漢陰丈

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閒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互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日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

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  
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  
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  
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陸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  
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  
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維陛下誕奇秀之姿  
稟生知之量春秋尙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  
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  
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  
異所生

周家祿校勘記  
曰必不誤倒

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

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  
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  
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  
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  
竝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  
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且奭漢之  
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  
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啟不  
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  
世有道之主猶尙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

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



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  
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  
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  
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  
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  
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  
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  
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  
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  
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

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眾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跡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竝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

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立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坦之標章擿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巖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高僧傳四曰竺法仰

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助以行業焉御覽六百六幽明錄曰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驎持

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駙我作何官云召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聞耳且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亦拜時年唯尋見迎官元衣人及鵲衣小吏甚多王尋疾薨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勞格校勘記曰謝濟墓誌作平北案隋經籍志有尙書僕射王坦之集五卷本傳不載此官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又云坦之左衛將軍與本傳異證曰獻

禕之字文邵

世說品藻篇注曰僧恩王禕之小字

少知名尙尋陽公主厯

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

世說品藻篇注王氏世家曰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

溫稱

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

宋書武帝紀曰駒愉小字也

竝少踐清階愷襲

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

世說德行篇注引徐廣晉紀作輔國

司馬

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

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竝請解職以與國寶

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

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

愷爲丹楊尹及桓立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立

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

立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旣無備惶遽奔臨

川爲立所得立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

解除會稽內史立篡位以爲尙書僕射

世說德行篇注引徐廣晉紀作

左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壻世說方正篇注王氏譜曰

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案下文又云綴桓氏甥是愉娶於桓氏也世說注引譜誤作愷父子

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温詳謀

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御覽入百八十五異苑曰王愉義熙

初在中庭行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

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覆還登牀尋而第二兒

綏懷貳伏誅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作愉生緝散騎常

侍案緝未知為愉第幾子魏書王慧龍傳曰慧龍自云

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尙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緝

之子越縵堂日記曰校魏書王慧龍傳兼校北史晉書

宋書慧龍之為太原王愉孫蓋無可疑觀其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且作祭伍子胥文以奇意及臨殞乞葬河內之言此豈假託貴門一時苟且者乃魏收系之日自云太原晉陽人既為其元孫松年所訴復激怒時主鞭配松年今傳云魯宗之子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蓋又松年被罪後誣

加之詞其前既云慧龍與僧彬北請襄陽魯宗之資給  
 慧龍送之渡江假使非真何必資送其後又云慧龍卒  
 後吏人將士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象讚之前  
 後矛盾不符已甚其為碑誣無稽可知夫以慧龍志節  
 如斯而任情污蔑收之穢史誠可惡也北史盡削此等  
 語可稱卓識至晉書王愉傳後但云子孫十餘人皆伏  
 法不載姓名其後有愉子綬傳云拜荊州刺史坐父愉  
 事與弟納並被誅而慧龍父散騎常侍緝之名不見又  
 愉傳言愉之誅以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而宋書  
 武帝紀言綬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又以桓氏甥  
 有自疑之志遂被誅又王湛謂其兄謐亦曰王駒無罪  
 而誅此是翦除勝己以絕人望駒愉小字也是潛結謀  
 亂之言亦劉裕所誣非其實事此皆晉  
 書之疏也按王琨等不言結等謀王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

不用書鈔六十晉中興書曰王國寶淫動除尚書郎國

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甚怨望固

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開  
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  
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  
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  
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  
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  
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  
甯田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  
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  
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請道子告



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  
同讎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尙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  
以盤醖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祭所彈詔以國  
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竝坐免官  
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伴清暑殿帝惡其僭  
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疏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  
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  
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珣將至  
世說讒險篇作帝微有酒色 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  
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 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  
傾其寵 世說讒險篇 至傾作傾奪

見帝遂止

世說說險篇作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卽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

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

世說規箴篇曰王緒王國寶相爲昏

齒並上下權要注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魏書司馬敬傳曰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爲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己府道子以王緒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甄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

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

居中用事寵幸當政

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

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徽至以討國寶爲名  
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  
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  
旣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  
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荆  
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  
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  
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旣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  
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旣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  
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

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

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

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魏書桓玄傳曰殺元顯及國寶王緒諸子于交廣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

世說德行篇注

日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甚得名於當世與族

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賞譽篇下曰王恭始與王建武

甚有情後遇袁悅

歷位驃騎長史世說政事篇曰王大

之閒遂致疑懼

案傳不言爲吏部郎嘗造其舅范甯

世說方正篇注王

當在驃騎長史之前

順陽郡范汪女名

蓋卽甯妹也生忱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

衽待其有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

世說方正篇作王孰視良久不

對張大失望便去范

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

語世說方正篇作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忱笑曰張祖希欲

相識自可見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

賓主

世說方正篇作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太元中出爲荊州刺

史都督荆益益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

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

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類桓玄時在江陵既其

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

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

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

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

不醒

世說任誕篇注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荆

嗜酒

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嘯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

也書鈔

一百四十八祖台之與王荊州忱書云君須復

飲不廢止之際將不獲已耶通人識士累於此物

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

便覺形神不相親

書鈔一百四十八引郭子作三日不飲酒覺行神不復和親也酒自引人

入勝地耳

婦父嘗有慘怵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

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

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彥歆少有美稱

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少有令譽

厚自矜邁元祚實

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

世說

德行篇曰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  
窟豫章存亡未測王綬在都憂感在貌  
居處飲食每

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立之爲太尉綬以桓

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立篡遷中書令劉裕

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墜於

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

納竝被誅初綬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

旣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綬身死名論殆

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尙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

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綬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

比焉

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  
德綬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爲比唐宰相世系表

十二中曰澤字  
季道雁門太守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

隋志

有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錄一卷舊唐志作王祐案本  
傳下文但云位至北軍中候不言爲散騎常侍史偶遺  
之耳世說容止篇注引王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  
氏譜亦作祐散騎常侍

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

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日

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竝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

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

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

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



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

案隋志有太僕卿王

嶠集八卷本傳歷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  
官無太僕卿恐誤

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

尙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王雅傳及世說險篇均作袁悅

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

給事中

世說險篇注袁氏譜曰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

悅之能長短說甚

有精理始爲謝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

止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

世說險篇作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後

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

世說險篇曰司馬孝文王大加親待幾亂機軸每

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

世說排調篇注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廣仕

至護軍長史案南史祖冲之傳云范陽道人本傳失載縣名官至侍中光祿大夫南史

祖冲之傳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字文遠長水校尉子暉之字景燦太府卿暉

之子皓廣撰志怪書行於世案書鈔初學記御覽廣記諸書均引之

荀崧 子蕤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玄孫也魏志荀或傳曰

潁陰人或薨子惲嗣侯早卒子廙嗣進爵廣陽父蕤羽

鄉侯薨子頽嗣又注引荀氏家傳曰頽子崧

林右監安陵鄉侯魏志荀或傳注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勞格校勘記曰

據或傳頽嗣廣陽鄉侯非安陵鄉侯也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

清純雅好文學魏志荀或傳注引晉陽秋云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齋齋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頽門弱冠太原王

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

魏志袁渙

傳注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議論

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趨務者

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爲

清平稍遷至尙書早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

理當終於光祿勳書鈔五十六晉錄袁是籍宋興精

法六曰太子大夫蕭蔡男袁奧志高表行所宜優異可

從九卿崇重之近見荀監子清虛明

名元在理當不及父德

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

以崧代兄襲父爵

通典五十一曰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崧紹高祖或封爵繼崧兄敬侯崧

父太尉顛以爲宜依文帝景帝同爲一穆崧顧命子裴

垂範遵而奉焉案顛爲或子崧傳亦言族曾祖顛此作

崧父顛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

元無友善

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

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  
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  
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  
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未服闋族父藩承制  
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

通鑑

晉紀作襄城

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

陵

晉書校文四曰山陵被發遣使修復未克見元帝大興二年紀據此傳則懷愍時山陵已毀且修復矣疑

非信

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

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

地理志江夏郡有曲陵縣諸史攷異三曰按漢書地理志

續漢志宋書州郡志江夏郡皆作西陵縣此傳及志曲陵皆當是西陵之訛

為賊杜曾所圍

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

覽及南中郎將周訪

晉書校文四曰時訪爲龍驤將軍豫章太守其進南中郎將在大破

杜曾後傳誤

訪卽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

兵至散走崧旣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

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

拜尙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

晉書校文四曰據元帝紀

元年六月以崧爲尙書左僕射蓋時刁協遷尙書令故崧代之也然則此云徵拜尙書僕射者卽左僕射明矣乃下文又言敦表崧爲左僕射與帝紀復異其爲誤文無疑

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厥

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  
脩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

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  
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  
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  
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  
不可乃上疏日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  
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宋書  
禮志一太康下有元康二字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  
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書鈔六十七引晉中興書潁川  
荀錄作奉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  
觴問顧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

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  
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  
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  
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  
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通典五十三  
引作二十州  
之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  
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  
殄瘁講誦過密斯文之道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  
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  
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



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  
隆於百世之上摺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

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

通典五十三  
引作舊員

今五經合九

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

通典五十三  
引作中半

宜及節省之制以

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  
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  
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  
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滕

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

周家祿校勘記

曰稱衍文或當云學者好稱之

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

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宜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日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

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尙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宜可隨世

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  
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  
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室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  
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  
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

書鈔五

七溫嶠表荀崧爲祕書監云夫國史之典將明得失之  
跡以諷其上記功書過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  
觀今之祕書著作是也宜得平允文史之才以經之緯  
之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西陵侯荀崧文質彬彬思義倫  
博且厯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祕奧宣明文籍臣等參  
之眾議謂崧可領祕書監案崧襲安陵侯進爵舞陽  
縣公改封曲陵公  
後而溫嶠此表乃稱西陵侯疑更封平  
書監於更封之後

樂伯或在其後而本傳錯列於前至侯字必爲公字之譌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

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暕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賤曰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厯位內外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疑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懼扶持至尊繼綬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

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  
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  
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  
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獎之後滔風積散苟有一  
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  
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  
蕤羨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

書鈔六十江彪  
駁議云左

丞荀蕤以見事彈免建康令孝怡等至於左右丞  
都無彈外官之事則免朝之明准尊而勿失也

蕤有

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

章郡封温蕤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  
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  
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  
散騎常侍大長秋

羨字令則

世說言語篇注引  
晉陽秋誤作全則

清和有準

世說言語篇注  
引晉陽秋作清

和有識裁魏志荀彧傳注引晉陽秋又作有才御覽三  
百八十荀氏傳曰羨風氣英秀明鬚眉俯仰眴眦容止  
可則又三百八十五引家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  
傳作風器英秀識準標貴

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

御覽二百八十一引荀氏家傳  
作蘇峻愛其姿神數喚之

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  
妄言年十五將尙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逝

去御覽三百八十引荀氏家傳作乃遁長沙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尙公主拜

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

陳郡殷浩竝與交好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爲援御覽四百

九荀氏家傳曰荀羨與沛國劉眞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歆馱騏驎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

誘納賓友賢哲與羨等數人爲布衣之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

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勞格校勘記曰穆帝當是簡文帝之誤徵補太

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

以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沖

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穆帝紀吳國內作建武

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假節穆帝紀監軍事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

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案御覽二

百五十四引晉中興書作時年二十宋書謝晦傳作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南史又作二十九均與

本傳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

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案羨屯田石鼈事詳食貨志石鼈屯據元和郡縣志九云

在下邳縣蓋羨雖北鎮淮陰而屯田仍在下邳也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

州刺史鎮下邳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羨鄉壘所治羨自鎮

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

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

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晉書校文四曰當從載記及穆帝紀作段龕蘭

龍之父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鄆城北境  
死久矣

騷動羨討之擒騰盤進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遣

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

參軍戴遂

世說栢逸篇注戴氏譜曰遂字安上譙國人祖頽父綏有名位

蕭鎔二千人

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

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

通鑑晉紀注曰汴當

作十借抱軒筆記曰按魯郡有卞縣與汶水東阿近故

右軍有一帖云荀侯定居下邳復遣兵取卞城正指此

事而今晉書乃誤作汴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二曰流

水在宜陽縣西三里汶水支流也案洸水卽光水  
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

降附甚得眾心以疾篤解職

魏志荀彧傳注晉陽秋曰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後

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

案穆帝紀升平

二年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莊王師敗績而上文書入月以鄒曇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蓋荀羨歿後以曇繼爲北中郎將仍鎮下邳復於兗州外增領徐州不應曇鎮下邳之後羨仍爲北中郎將且戰敗也蓋紀設書於十二月至羨卒于何月史無明文似當在八月之前其戰敗當更在其前也周家祿校勘記謂羨卒當在升平三年蓋未審鄒曇已於二年繼羨爲北中郎將仍鎮下邳也

時年三

十八帝聞之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

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宋書荀伯子傳曰伯子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祕書郎

伯子東陽太守子

赤松尚書右丞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曇之孫也父稚蚤卒

世說排調篇注引范

汪別傳作左將軍略之孫案畧與晷字形相近而謫晷本傳由涼州轉雍州復加左將軍也元和姓纂七日范晷生廣雅雅生江案本書晷傳亦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作雅林氏誤作雅江亦爲汪之誤

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與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

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

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類聚入十引晉中遂博學多通世

排調篇注范汪別傳曰少有不常之善談名理書鈔六

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又九十七引作善言

晉中興書順陽范錄作尤善玄理又九十七引作善言

至理文選爲范尚書讓吏部郎徙吏部尚書世說排調篇注

書作善言玄理爲吏部郎徙吏部尚書世說排調篇注

引范汪別傳亦言歷吏部尚書案本傳不載爲郎及尚

書從

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

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

恐賊疆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

御覽二百四十九  
晉中興書曰咸以

眾少賊強未敢卽路且信使阻絕  
不相知聞及汪經過嶠等訪焉

汪曰賊政令不一貪

暴縱橫滅亾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

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

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

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

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

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

御覽二百十  
四語林曰范

元平作吏部尚書案本傳不  
載當在拜中書侍郎之後

時庾翼將悉郢漢之眾以

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在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眾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竝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

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願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遣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

世說假譎篇注引中興書作征西長史 溫西

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

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

類聚九十八引范注

在東陽郡表瑞温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

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

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

穆帝紀作都督青兗徐冀

幽五州無揚州之晉陵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温

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

世說假節中

與書作温挾憾奏汪爲庶人水經清水注曰阻橋卽桓

温故壘處温以升平五年與范汪眾軍北討所營水經

注刊誤曰箋曰按晉書穆帝本紀桓温遣諸將討柯北

在永和五年而范汪傳云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

國以失期免爲庶人卒于家本紀范汪之廢則在升平

三年與此互異按晉書穆帝紀永和五年桓温北伐乘

石遵之亂也十年伐關中討苻健也十二年又北伐則

征姚襄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又北伐慕容暉蓋不僅永



和五年一役而已范汪之廢溫公通鑑目錄書于升平  
五年而穆帝紀升平五年又無廢汪事汪廢在哀帝紀  
之冬十月卽升平五年之冬十月也汪傳以爲溫令汪  
率文武出梁園似是討姚襄事溫傳所云以譙梁水道  
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是也然升平五年春正月  
北中郎將都督青徐兗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  
史鄒曇卒二月以范汪代之又在伐姚襄之後豈溫以  
汪勢旣盛忌之追論前事而廢之耶朱氏以汪廢在升  
平三年豈五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  
之誤刻耶

吳郡從容講肆

周家祿校勘記曰肆當作肄

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

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

世說假譎篇曰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謂袁宏  
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

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

世說假譎篇注引中興書作汪  
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

旣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

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世說假謁篇曰范裁坐桓  
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  
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  
虛佗一時都盡注中興書曰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  
迎之事竟去耳温愈怒之竟不屑意時年六十五卒於家贈散騎常侍謚

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

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作博學通覽

簡文

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  
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  
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  
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

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  
之積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  
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  
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  
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  
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  
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  
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  
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  
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

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  
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  
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  
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甯崇  
儒抑俗率皆如此温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  
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

水經漸江  
水注日餘

杭縣南有三碑是  
顧颺范甯等碑

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

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  
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書

五十七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晉中興書曰徵拜  
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

有益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

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御覽二百二十引晉中興書此

句下有而甯明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

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

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類聚入十

爲豫章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

郡表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

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

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

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

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求元作髮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娶妻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通典

三引作  
桑土

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  
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  
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  
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  
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  
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  
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  
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  
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  
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

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  
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  
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  
百姓營起廡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  
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  
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  
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  
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  
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  
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



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

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錄書鈔八十三引中興書誤作范甯爲豫章令與地紀勝二十六章公弼學記范甯之於豫章有功於學校自漢至晉曠數百年閒獨得一范甯而已大設庠序遠近至者數千人資給一出私祿晉書校文四日祿誤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

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  
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  
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  
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  
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  
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  
惟在任心州旣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  
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  
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  
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秦時爲天門太守棄官

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

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

世說任誕篇注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帶

日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隋志張湛列子注八卷注云字處度光祿勳唐志有張湛養生要集十卷養性傳二卷  
案葉夢得避暑錄話下引有張湛授范甯目痛方蓋出養生養性二書

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篔蘹於甯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

尺擡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於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

集解

隋志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今存

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

邈復爲之注

隋志徐邈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義二書不能區分

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春秋穀梁傳序

正義引晉書云泰字伯倫中子名雍字仲倫小子子名凱字季倫案正義所引不言何氏當是王臧二家之書宋書范泰傳曰泰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子昂曷晏曷廣淵曷宜都太守廣淵撫軍諮議參軍又范曷傳曰字蔚宗太子詹事曷子萬萬子魯連南史范雲傳曰雲爲汪六世孫其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尙書右僕射惟其世系不能詳備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  
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

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

棄市

御覽二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爲廷尉秦王典  
吏邵廣盜官幔合布四十疋依律棄市通典一百

六十六作帳施吏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揭

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

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

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

徒二兒沒入旣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

通典一百六十一

六又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

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涓朴澆散刑

辟仍作

通典一百六十  
六作刑辟乃作

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

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  
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  
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案主者今奏云惟  
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闕盛衰嘖  
笑之間尙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  
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  
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  
與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

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啟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我才義顯於當世於時清談之士庾穌韓伯袁宏等竝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竝有文筆傳於世

隋志梁有黃門郎范啟集四卷亡唐志作范起集五卷隋志無堅集

類聚八十引范堅蠟銍賦八十  
六引安石榴賦八種琬之

### 劉恢

劉恢字真長沛國相人也

世說德行篇注引劉尹別傳作恢沛國蕭人又賞譽篇注

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案本傳云遷丹楊尹隋志亦云梁有丹楊尹劉恢集二卷亡本傳云年三十六卒世說注引文章志亦云年三十六卒是劉恢皆爲劉恢之謬惟一字真長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兩字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



冲嘏吏部尚書

世說賞譽篇上曰劉粹字純嘏宏字終

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注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

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

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

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

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漢非王氏甥案世

說及晉後略漢均作漢以字冲嘏證之當是漢非漢也

惟晉贊晉後略所敘三人歷官均與本傳不合元和姓

纂五云翁叔晉荆州刺史生弘丹陽尹生珍字真長珍

爲悵之謔且誤以悵爲竝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

宏子而歷官亦不合

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悵少清遠有標奇

世說

德行篇注劉尹別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

傳日真長有雅裁

爲養書鈔一百三十六俗說曰劉真長居丹徒家至貧

母朝來未得食至市

貨屬不得展詣也

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

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悛喜還告其母

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

范汪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

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

世說排調篇注晉陽秋曰悛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悛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竝爲談客

世說賞譽篇注

文章志曰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品藻篇注劉悛別傳曰悛有儁才共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致致過之其詞當也

學篇注引之

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

以制之乃命迎悛盛素敬服悛及至便與抗荅辭甚簡

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楊尹

讀

舉正曰永和元年恢爲義成

爲政清整門無雜賓

世說德行

太守監河中軍事傳遺之

篇注劉尹別傳曰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

往往有相舉正恢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

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

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

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

文章

世說品藻篇作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

羲之愛之每稱奴於

恢恢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

世說品藻篇作

王曰此正小人有

意恢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向耳何得便比方回

嘗問恢會稽王談更進邪

世說品藻篇作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

恢曰極

進然故第三流耳

世說品藻篇作第二流案下文溫

溫

曰第一復誰悛曰故在我輩

世說品藻篇故在作正是

其高自標置

如此悛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悛

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

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

世說識鑒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

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

悛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

流悛請爲從軍司馬簡文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

不許溫後果如悛所算也

時咸謂未易可制

世說識鑒篇曰桓溫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

形據上流三惟悛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蒟博驗之

其不必得則不爲也

世說識鑒篇注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

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

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眾以此服其知人書鈔六十七郭子云張馮

字嗣宗劉眞長薦之撫軍曰下官今日尤好老莊王文選

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好選撫軍稱善憲集序注引臧榮緒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

晉書作性重莊老家人又請祭神愔曰丘之禱久矣世說德行篇曰劉尹

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眞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年三十六

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

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愔流涕曰世說

篇作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輕詆

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誄曰可謂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哀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邪世說輕詆篇此句下有孫回泣向褚其  
爲名流所敬重如此日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 張憑

張憑字長宗

書鈔六十七引郭子作張馮字嗣宗世說文學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吳郡人

祖鎮蒼梧太守

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素

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

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

汝有佳兒

世說排調篇作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曰阿

翁豈

元在

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

世說文學

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尙所得敏而有文

舉孝廉負其才御覽六百

十七引郭子

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悵鄉里及同舉者

共笑之既至悵處之下坐神意不接

御覽六百十七引郭子作張遂徑往

詣劉既前處之下坐通寒暑而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

濛就悵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

御覽六百

十七引郭子作頃之王長史諸賢來詣言各有足暢彼

我之懷一坐皆驚悵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

之憑既還船

御覽六百十七引郭子作張退劉曰卿且前去我正爾往取卿共詣撫軍張既還船

同旅笑之曰卿何許宿還張笑而不答

須臾悵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

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

御覽六百十七引郭子作須臾與真長至遣教覓張孝廉船

同旅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理窟

御覽二百二十九郭子曰撫軍

與之語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率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隋志有司徒長史張憑集五  
卷錄一卷案本傳不載此官

###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  
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髮斗而謂之曰  
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世說夙惠篇作尋作複幘兒伯曰不復須母問

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  
甚異之世說夙惠篇作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爲國器及長清和有

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  
是出羣之器世說賞譽篇下曰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遺辭往

往有穎川庾詵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  
情致



日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  
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  
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  
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  
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  
之敬猶違眾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  
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  
矣與夫容己順眾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  
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  
非旣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

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眾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尙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

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  
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  
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  
有其賞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  
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於不  
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  
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  
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周家祿校勘記  
日向未有脫誤  
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  
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筭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

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

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

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

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

軍書鈔六十四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四年詔曰尚書

韓伯陳疾解職領軍閑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養疾

更以伯爲領軍進丹陽尹案伯於簡文帝居藩時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計其爲尚書當在孝武帝時書鈔引

武帝太始當是孝武帝太元之誤惟詔文明言以尚書

陳疾畀以領軍閑職又進丹陽尹而本傳乃敘吏部尚書於丹楊尹之既疾病世說方正篇曰韓康伯病拄杖

下殊爲失次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羸隱

交路數日此復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御覽

何異王莽時

二百三十九晉陽秋 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

日康伯因請徒之

世說賢媛篇作繪之注韓氏譜曰繪

璿官至衡陽太守

之字季倫仕至衡陽太守續晉陽秋

日桓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

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案璿與繪未知孰誤本傳脫去之字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  
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  
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  
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  
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  
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

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  
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德音保其榮秩美矣國  
寶檢行無間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  
於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綬旒之運人臣微覆  
餽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  
豎之餘威繡桷雕楹陵跨於宸極駟珍冶質充物於帷  
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  
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颺直亮抗高  
節於將顛揚榘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儁爽標置軼羣勝

氣籠霄飛談卷霧竝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沖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  
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  
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蒨其家荀范令望金  
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閒起異術同華歲蕤青史

晉書注卷七十五